# 楚留香新傳

# 新月傳奇

古龍■撰文
高逸鴻■題字
梁小良■插圖

●

於是他們開始喝，不停的喝。

他們喝的眞不少。

將醉未醉時，楚留香彷彿聽見史天王在對他說：「你一定要多喝一點，就當作是在喝我的喜酒。」

●

他只想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喝點酒。

就在這時候，他忽然發現黑竹竿和薛穿心居然也混在這些人裡面。

他想去招呼他們，他們却好像已經不認得他。

一個他從未見過的小女孩却在拉他的衣角，求他照顧她家一次生意。

「我們家不但有飯有麵有酒，還有好大好大的螃蟹和活魚。」

她生得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，她的一雙小手幾乎把楚留香的衣裳都扯破了，看起來她家確實很需要楚留香這麼樣一個闊氣的客人。

薛穿心和黑竹竿已人影不見，不知道躲到那裡去了。

楚留香只有被她拉着走，拉到一個由普通漁戶人家臨時改成的小吃店裡。

這家人確實需要別人來照顧他們的生意。因爲別的攤子上雖然生意興隆，這一家却連一個客人也沒有。

楚留香嘆了口氣，生意不好的店，做出來的東西通常都不會太好吃的。

可惜他已經來了。

「你們這裡有什麼魚？我要一條做湯，一條紅燒，一條乾煎下酒。」

小女孩却在搖頭，「我們這裡沒有魚，也沒有酒。」她吃吃的笑——「剛才我是騙你的。」

●

夕陽如火，海水彷彿也被映成紅色的，看起來就好像紅紅的葡萄酒。

楚留香已經醒了。醒來時雖然不在楊柳岸上，沙灘上的景色却更壯麗遼闊。

白雲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來的。

「你醒了？」

「一個人不管喝得多醉都會醒的，」楚留香說：「我醉過，所以我會醒。」

「那麼不醉的人呢？」白雲生帶着笑問：「沒有醉過的人是不是就不會醒！」

「是的，」楚留香說得很認眞：「這個世界上確實有很多事就是這樣子的。」

白雲生的態度也變得很嚴肅：「是的，的確是這樣子的。」

「史天王是不是已經走了？」楚留香忽然問：「玉劍公主是不是已經被送到他那裡去？」

「是的，」白雲生說：「他們的婚禮也就在這兩天了。」

楚留香遙望着遠方逐漸暗淡的彩霞，過了很久，才慢慢的說：

「我不能阻止玉劍公主，我也殺不了史天王，這一次，我是徹底失敗了。」他問白雲生：「你知不知道這還是我第一次失敗。」

「我可以想得到。」

楚留香又看了他很久，忽然又笑了笑。

「那麼我告訴你，一個人偶而嘗一嘗失敗的滋味，也沒有什麼不好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眞的知道？」

「沒有敗過的人，怎麼會勝？」白雲生說：「這個世界上豈非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？」

●

船已備好。

「送君千里，終有一別，今日一別，後會無期。」白雲生緊握楚留香的手：「你要多珍重。」

楚留香微笑：「你放心，我絕不會因爲失敗了一次就會傷心得去跳海的。」

## 另一個漁村中的奇遇

海船靠岸的地方，本來也是個貧窮的漁村，可是今日這裡却顯得遠比平時熱鬧得多，村子裡擺滿了賣小吃的攤子，每個攤子的生意都不錯，吃東西的人雖然都作漁民打扮，可是楚留香一眼就看出其中至少有一大半不是靠捕漁爲生的人。

這裡無疑又有什麼奇怪的事要發生了，可是楚留香現在已經完全沒心情管別人的閑事。

●

楚留香苦笑。

一個人倒楣的時候，眞是什麼樣稀奇古怪的事都能遇得到。

小店後面一間房的重簾裡却有個人帶着笑說：

「這些日子來，你一定天天都在吃魚，難道還沒有吃膩？」她問楚留香：「你難道不想吃一點燒鴨火腿香菇燉雞？」

●

楚留香又怔住。

他聽到這個人的聲音，他聽過她的聲音後就從未忘記。

「杜先生，是你？」

## 是成？是敗？

簡陋的小屋已被打掃得一塵不染，杜先生一向有潔癖。

木桌上仍然有一瓶開着八重瓣的白色山茶花，杜先生的風姿仍然那麼優雅。

「香帥一定想不到我會在這裡，」她的微笑如山茶：「可是我却一直希望香帥會來。」

「其實我也早該想到了，看見薛穿心的時候我就該。」

林子裡那些陌生人，當然也都是她帶來的，爲了做這些人的生意，村子才會熱鬧起來。

「可是杜先生到這裡來幹什麼呢？」

「我們在等消息！」

「什麼消息！」

杜先生閃避了這個問題，却嘆了口氣：「只可惜胡鐵花已經走了，也不知是急着要去喝酒，還是急着要去找你，剛把公主送上船，就已人影不見。」

公主已上船，現在也許已經在史天王的懷抱裡。

——是那一個史天王呢？

楚留香不願再提這些事，他的心在刺痛，唯一讓他覺得有一點安慰的是——

「江湖人的傳說，有些並不是眞的，史天王並不是傳說中那麼粗暴兇惡殘忍的人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這是我自己親眼所見，我不能不告訴你。」

杜先生淡淡的笑了笑！

「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過，這也許只不過是他故意裝出來給你看的。」她的聲音更冷淡，「他明明可以殺你，却放你回來，也許只不過就因爲要你在江湖人面前替他說這些話。」

她又問：「江湖中還有誰的朋友比楚香帥更多？還有誰說的話比楚香帥更可信？」杜先生冷笑：「史天王能找到楚香帥這麼樣一個人爲他宣揚名聲，實在是他的運氣。」

●

楚留香的心開始往下沉，外面的村子裡却響起了一陣歡呼聲，就像是浪潮一樣，從海岸那邊傳過來。

杜先生的眼睛裡也發出了光。

那個楚楚動人的小女孩已經小鳥般的飛闖了進來，喘着氣說：

「消息已經來了，公主已經得手，已經在前天夜裏割下了史天王的首級！」

●

就在這一瞬間，所有的一切事都忽然像煙花般在楚留香心裏爆開。

——誰能刺殺史天王？誰能分辨出誰是眞的史天王？

只有他的妻子。

沒有一個男人會在自己洞房花燭夜的時候讓別的男人替他的。

這就是玉劍公主爲什麼一定要嫁給史天王的眞正目的。

所以她才會在臨走的前夕，將她自己獻給了她眞正喜愛的人。

那湖畔的小屋，那湖上的月色，那一夕永遠難忘懷的纏綿，那個忍住了滿心哀痛去爲別人犧牲了自己的人，那一彎血紅的新月，如今都已流星般消逝。

●

楚留香的心也像是煙花般爆開了，杜先生却用力握住了他的手。

「我們成功了，我們終於成功了，我們大家付出的代價都沒有白費。」她緊握着楚留香：「我知道你本來一定以爲這次你已徹底失敗，可是這一次你也沒有敗。敗的是史天王。」

楚留香冷冷的看着她，冷冷冷冷的看了她很久，才用一種幾乎已經完全沒有情感的聲音說：

「是的。」

《全文完》